

人踪书影文丛

李辉 主编

Yuan Nian De Liang Wei

远年的蔷薇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何满子 著



李 辉 主编

何满子 著

人踪书影文丛|第三辑

远年的蔷薇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年的蔷薇/何满子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1

(人踪书影文丛, 第三辑/李辉主编)

ISBN 7 - 216 - 04480 - 0

I. 远…

II. 何…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143 号

人踪书影文丛·第三辑

远年的蔷薇

何满子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选题策划: 李尔钢
邓宁辛

责任编辑: 邓宁辛
封面设计: 汪 汉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 1—5 000
书号: ISBN 7 - 216 - 04480 - 0/I · 407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 8 125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4 千字
定价: 29.00 元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人踪书影文丛》总序

李 辉

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走着。身影远去，留下一道道踪迹，或深或浅，汇聚一起，就是一本大书。人们常爱说：阅读人生。不错，当一个个人物的印象被描述下来时，那些远去的踪迹就成了我们了解历史、体味人生的最好对象。

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与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为此津津乐道甚至迷恋其中，从而体验到别样的愉悦。

好多年前，我为《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写过一个专栏，名曰：人地书。当时我写了这么一句题记：“文学大世界，无非人地书。”后来还将自己第一本读书随笔集起名为《人地书》。现在想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表述，概括得过于宽泛。其实，这四个字也许更好——人踪书影。人在行走，书也在行走，地点不断变化，踪影叠现，串联一起，便是生活。

因此，我愿意用“人踪书影”作为本套文丛的名称。虽不精彩，窃以为能较为贴切而具体地体现本套文丛的特点。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笔调写不同的人 and 书，那些远远近近的人踪书影，便会在读书人面前呈现一个多样的世界。

忽然发现，“人踪书影”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萍踪侠影》书名颇为相似。不同的是，《萍踪侠影》是完全虚幻的世界，“人踪书影”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的则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一次次作者感受中的酸甜苦辣，一本本书的里里外外，将有力地把我们与历史、与现实拉得更近，更近。

2003.10.14，北京

远年的 题 蓄薇 记

一个以文字和世界打交道的人，他的生命力首先体现在他写出了多少。即使他写的是满纸废话，发的是满篇谬论，但他总在写着，向世界发着话，唠叨也得有精力吧。如果到了他不想说，懒得说，失去了发言的劲头和兴致时，就表明此人的生命力的衰退。

说来十分泄气，虽然一心想“老当益壮”，可精力却“与时俱退”。八十岁以后，写作成果就逐年递减，这还可归之为自然规律。但迄 2003 年止，每年的文字还能结集成颇具规模的一册，2004 年则锐减到了自己也害羞的程度。仅隔一年，落差如此之大，怕是不能推委给自然规律的。

自信歉收之故，并非由于老年智障，说声脑子不管用了就能交代。虽然记忆力衰退得常要自拍脑门叹气，但自觉思维正常，还不到昏聩的程度。更不是由于世界干干净净，一切都令人顺心遂意，无瑕可击，没有置喙的余地；相反，世弊触手碍眼，可发议论的现象应接不暇，题目有的是。且不说国家大事，照规矩“庶人不议”，想议也没有那大的能耐，就以一向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之滑落，风习之颓靡，逆流之泛滥言，稍稍明理并稍有心肝的人也不能不疾首扼腕。本人这些年来的言谈，就是以针对文化的沦胥者为大宗，自忖是尽了呼喊警示的绵薄之力的。然而这些年来，越写越觉得徒劳而没劲，而且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沮丧感。那心情，如果高攀一下，正和《楚

辞·卜居》中屈原的“心烦虑乱，不知所从”的况味相近。

这种心情使我遇有感触，想提笔时便心灰意懒，不愿再枉费心力。我曾在去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杂志上作《老头叹苦经》一文，约略诉述这种心情：

……哇啦哇啦一通的无非是文化方面的感触。……如果说也有点私人图谋的话，那么惟一的希望就是世界变得更干净些，少些叫人心烦作恶的玩艺。比如，打开电视机，不要老遇到什么“射雕英雄”、“捕鸦狗熊”，什么“借宝格格”、“还珠格格”，什么这个大帝、那个王朝这类脑后拖豚尾的皇帝戏，让人一触眼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可这些年的经验，你愈斥责这类摇头丸文化，它倒愈加来劲，你那点议论正像佛经故事里的鸟儿衔着沾水的枯枝洒向森林大火似地毫不济事。好容易才从管事儿的和传媒的态度中领悟到：原来这些下三滥的玩艺竟是高唱着的“三个代表”之一的“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宝贝儿。瞧，这岂非我这糟老头不识时务，惹人嫌又白费劲？不如北京话所说的“悠着点儿”，去听一盘圆舞曲什么的散心养神为好。偷懒也就有十足的理由可恃。

正如上引那文的文末所说：“化灰心为懒惰自是一瞬间事，比化悲痛为力量什么的轻易得多。”我真的在沮丧、灰心中懒了下来，不想动笔。往常我每以驯服工具自命，凡熟人编辑来约稿，总是竭力报效的；如今，再三来催索也无货可供，以至一位很熟的编辑来信质疑，半开玩笑地问我是否“宣告封笔”了？这使我哑然失笑：只有那种自命不凡且自抬身价的畅销书才子，才经常以“宣告封笔”来吓唬人，摆出一付“斯人不出，奈天下苍生何”的架势来作秀，我决不会也

没有那样的资格来摆这种谱，摆这种派头。我只是因为懒，提不起发议论的兴致。归根究底，恐怕不得不承认是生命力衰退、锐气消磨之故。

岁云暮矣，照多年的习惯，又得将一年的文字收罗结集。但2004年全年的文字实在编不成一册书，只得回收一些旧文充数。多番考虑的结果，决定将自1992年至1994年间陆续写出的讽世短札，原来题作《拟〈无花的蔷薇〉》一组文字收入本书。这些短札都曾按写作年份，分别编入我历年的文集，尚未结集在一起过，这回总算将它们汇集起来了。

之所以决定选中这组文字，是因为近几年来，有好几位热心的读者来信，他们读了我某年的文集，知道这些连载文字分散在每年的集子中，希望能汇集出版。可见谬赏这些短札的或许不乏其人，它们可能还会有点市场。这还是附带的考虑，更关注的是，想和读者共同验证一下这些短札所指陈的时弊是否已经过时？读者所面对的这些文字所记录的现象是否已成明日黄花？

鲁迅多次说过，评及时弊的文字应与时弊一同消失，即它们应是速朽之文。这话当然合理而且含有深沉的感慨，因为世弊往往未必如人所愿地随指摘而敛迹，遂使针砭世弊的文字也不会很快过时。我的这组文字全是上世纪90年代间感触世相的即兴咏叹，信笔录下的一些所见所闻的人间色相。岁月流逝，物换境迁；衷心希望读者读着这些短札时，只觉得是在重温业已逝去的往年的世风，只有那么一点史料性的趣味，那就好极。倘若有些当年带病态的世相仍活跃于今日，或者变了个模样还在滋生和困扰人，从而这些本该速朽的文字迄今还有现实意义，还会引发读者对现实的感慨，那倒是令人沮丧，应该是作者和读者一同感叹的。

这里将2004年的已刊文字编成一辑，题作《甲申草》；将上世纪90年代前期所作的《拟〈无花的蔷薇〉》聚成一辑，易题曰《远年的蔷薇》，合成一册。将后一辑的题名作书名，算是今年对读者的微薄献礼，惭愧惭愧。

2004年立冬日记

Yuannian de 远年的
qiangwei 蔷薇

目录

MULU

题记

甲申草

- 2 试析鲁迅晚年一篇文献
- 10 “两个口号”和“四条汉子”
- 16 鲁迅《答徐懋庸……》一文的一点校订
- 19 《答徐懋庸……》有关的另一篇文章
- 24 读章士钊《寒家再毁记》
- 31 不懂两题
- 34 谈毛笔字
- 36 谈中古的两种注释
- 41 淘金者眼中的肥鸡和司机眼中的本·拉丹
- 43 胡风《狱中诗存》校读记
- 46 扭曲心灵的记录
- 读《聂绀弩全集》第十卷
- 51 论吴敬梓的平民情结
- 56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原生态
- 序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 59 王春瑜作《新世说》序
- 61 序耿庸《文学：理想和遗憾》
- 65 六亿一人
- 吕荧九十冥诞作

MULU

- 72 文人道德怎么样了？
77 悼梅志
81 琐忆梅林
86 挤
88 为贾植芳祝寿
94 回忆孔另境
99 悼牧惠并琐忆二三事
103 杂文不景气两题
107 也谈“杂文的式微”
110 序张政明《论析杂文艺术》
113 一位干部的文学追求
——沙氏《风雨人生》小引
116 也谈“今天文学的命运”
121 看影片《美丽上海》
125 蝴蝶效应
128 假如有这样一个城市
——关于文化的罗曼蒂克思维

远年的蔷薇

- 132 《远年的蔷薇》弁言
134 1992 年
159 1993 年
194 1994 年

Yuanniande 远年的
Yqiangwei 蔷薇

甲申草

Jiashencao



Youniande
Yupangwei

试析鲁迅 晚年一篇文献

发表于逝世前两个月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鲁迅晚年极其重要的鸿文。它不仅见证了上世纪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文学运动的核心动态，显示了鲁迅坚持独立思考、刚正不阿、奋力抗拒“拉大旗作虎皮”的“指导家”的压力的人格力量，从而闪亮着“民族脊梁”的高贵精神，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头等重要的文献。不仅如此，它还深刻影响着此后几十年中国文学以至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进程，上世纪中叶起直到“文革”时期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悲剧和闹剧，都和这一文献具有直接的和微秒的因果联系。

这一文献影响着胡风、冯雪峰等大群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也闹剧式地影响着周起应为首的许多文学权力中心人物的命运。与这一文献相关的还有中国文学领域中迄今挥之不去的不少关节性问题，如“左联”的评价，“两个口号之争”，“四条汉子”等等。更加上在上世纪 50 年代因胡风、冯雪峰的事件，文学权力中心投此文系鲁迅病中请冯雪峰拟稿一事之机，诬称此文不是鲁迅的本意，是冯雪峰捣的鬼；权力中心人物捏没了经过鲁迅逐句修改和对“拉大旗作虎皮”者极其恼火的大段大段的增补，并在《鲁迅全集》中此文的注释中干



鲁迅逝世前11天(1936年10月8日)摄。他正在木刻展览会上与青年木刻艺术家交谈

了许多掩耳盗铃偷天补日的小动作，益发增添了这一文献的情节曲折的戏剧冲突，更簇拥出文献的历史见证的意义。

为此，这一文献值得关心现代文学的人作认真仔细的研究，至于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之必须将此文作为重大的研究课题，则更是毋庸置疑了。

还须认知，此文不仅是文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公案，还密切地关联着当时中国民族存亡这一无比重大的问题。顺便说说，笔者当时还是一个懵懂少年，为当时弥漫的救亡运动的气氛所激荡，迷茫而无所归着，正是在《作家》月刊上读了这篇文章，才第一次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的。我深信我们这一代人中，由此文的引导逐渐明白抗日救亡道理的人绝非个别，特别是爱好文学和敬爱鲁迅的人群中。

因此，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进行探索的。因鲁迅哲嗣周海婴先生的帮助，我得到了经过鲁迅



李桦据鲁迅在木刻展览会上的摄影创作

亲笔修改和大段大段增补的原稿复印件,参以《鲁迅全集》中有关的文字记录,试图从几个方面就这一文献作系列解读。本文是系列尝试的开头一篇,重点在寻绎鲁迅当年的战斗环境以及义愤的心境。时间给了我以便利,60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回头考察这一文献,联系历史事实的因果,事情是较易看得分明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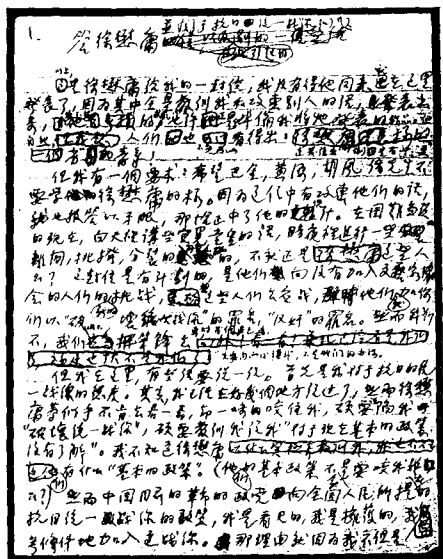
鲁迅毕生的战斗都与中国命运之挣扎相关,并由中国之命运所催化。当时他面对的处境,国内是“希特勒的黄脸干儿”的独裁统治,国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侵逼,寇患日深。尤其是后者的侵略使中国危若累卵,救亡成了压倒一切的迫切问题。鲁迅不能有别的选择,只能和坚决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同声气,蠲释不久前方被创造社、太阳社等极善奥伏赫“变”的诸君子围攻的嫌隙,顾念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也即如这一文献中所提到的他和郭沫若、茅盾的关系那一段“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所言),参加“左联”,并被尊为名义上的领头人。不管“左联”中自居

领导的“工头”们如何伤害他，迫使他只能“横站着作战”，但他为了大目标容忍着，也因为大目标而对“左联”怀有感情。

这里必须插几句关于“左联”的性状的说明。不少人的观念中，都把“左联”视为有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倾向乃至是有共产党政治倾向的文学家的群体组织，其实并不尽然。当然，其中自居领导的成员，有些拥有共产党籍以及远非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正确点说是机械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但就总体来说，“左联”成员大都只是不满国民党专制统治，尤其是不满扼杀言论自由的作家，要求创作自由的民主作家的组合。相对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及其御用文人的极右性质，这个组合才得以称为“左翼”，一个倾向进步的作家联盟。而在专制统治及其御用文人的眼里，这些人既不满政府，自然是异己分子，划为“赤色分子”或“赤色嫌疑”了，正如梁实秋之流诬蔑鲁迅“拿卢布”同理。鲁迅也无疑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一贯孤军作战尚且其志不挠，当然乐于置身在大目标相同的队伍之中，哪怕这支队伍不纯，自居领导的“工头”们更其可疑，“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鲁迅全集·书信·351004致萧军》）可见，对“左联”这一团体，鲁迅是寄以希望而有感情的。因此，当自居“指导者”即“工头”们未经商议，无声无嗅地解散掉“左联”之举，鲁迅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而十分气愤的。鲁迅曾将他的不满溢于言表：

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鲁迅全集·书信·360502致徐懋庸》）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由冯雪峰拟稿。鲁迅亲笔作了删改，并加入了好几大段的文字。此为文稿原件的第一页



此信的结尾，分明写了和徐懋庸也是和“指导家”们断绝往来的诀别词：“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解散“左联”而不与成员之一的鲁迅（而且在表面上对之十分尊崇）通气，加上以往“工头”们对自己的伤害，鲁迅于是拒绝参加由他们牵头新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鲁迅在《致王冶秋》一函中有所诉述：“在‘左联’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在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会进去的了。”不满于“左联”的“溃散”式的解散，进而拒绝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已使“指导家”视为不合作，更加上鲁迅不尽苟同于“指导家”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经过理性思考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遂被“拉大旗作虎皮”的英雄们诬加鲁迅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并也迁怒于不附和他们的胡风、巴金、黄源等尊崇并追随鲁迅主张的人士。冯雪峰也是“指导家”们的异己者，只是因为冯雪峰是衔党之命从苏区派来上海的代表，不

好点名而已。

这场声讨由徐懋庸来出头，不管徐懋庸是受了指派，还是如后来“指导家”们矢口否认并坚持是徐懋庸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但是徐懋庸事实上代表了“指导家”一伙的心曲的。鲁迅正在病中，徐懋庸正在“明知我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鲁迅致欧阳山信）本来对“工头”们怀有夙嫌的鲁迅，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猖狂的挑衅，于是激使鲁迅扶病作了这一《答徐懋庸……》的长文。

这不是鲁迅第一次和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宗派主义较量。前几年曾被捧着“拉普”真经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斥为“法西斯蒂”和“封建余孽”，那有李立三“左”倾路线的背景，这回的被加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则有王明路线的背景。两批对手之“一只脚踏革命船，另一只脚踏文学船”的两栖性质相同；前后两起攻讦鲁迅的人物也有些是重叠的。此后在上世纪 50 年代起，两批人大都成为文学权力中心的掌权人物这一点也相同。因此，要遭遇这场战斗是鲁迅的宿命，也是中国文学无穷纠葛的宿命。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 50 年代起的一个时代里，这一文献还会在文学界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的缘由。

但，前一回合挟着“革命的意特奥罗基”围攻鲁迅，不过是不同倾向的作家之间的论争；而这回，确实挟鲁迅也曾加盟的“左联”这个组织向鲁迅施加压力。“指导家”们是代表“组织”向鲁迅发难的；而这个虽然是松散的群众组织的背后却有一面大旗，“指导家”们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向鲁迅声讨的。那就是鲁迅对抗组织，其罪名又是大得吓人的“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这样一种局面下，鲁迅的反应更是突现出一个独立特行的思想家坚持信念不屈服于压力的顽强人格，那和而不同的风范真是并世无两。

鲁迅一面阐述了自己对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正确态